七日談（河北篇）

直播的「美與善」

韓浩月

最近，原中國社會科學院新聞與傳播研究所所長胡正榮，在《人民日報》發表了一篇題為《直播，一種文化新消費》的文章，引起討論。在該文結尾，作者這樣寫道，「它讓傳統藝術找到年輕觀眾，讓地方文化跨越地域邊界，讓更多普通人接近美、感受美、參與美。」這篇文章，整體上談的是在直播熱當中，一些具有文化技藝的人才（如學者、作家、書法家、音樂家、戲曲演員等），擁有了新的表達和創作空間，使才華能夠抵達更多人群。但我更關注的是普通人擁有直播工具後的變化，我認為除了「接近美、感受美、參與美」之外，直播讓普通人擁有了最直接的發聲平台乃至生存工具。

當然，現在所說的直播，被默認為是「網絡直播」，這一現象，正在重塑公眾對於直播最初的了解和認識。內地最早的電視劇直播，出現於一九五八年六月十五日，演員們現場演繹的劇作《一口菜餅子》，畫面直接在電視上播出；同年六月十九日，北京電視台（現中央電視台的前身）還直播了「八一」男女籃球隊VS北京男女籃球隊的友誼賽。但二十世紀五十年代至八十年代，電視機尚未普及，能看到電視的人很少，大家對直播還是錄播沒有太清晰的概念。九十年代電視機大量出現在農村，人們才有意識地去分辨直播和錄播。一九九六年《新聞聯播》由錄播改為現場直播，令人大感新鮮與生動，一九九七年香港回歸祖國報道創收視紀錄，電視直播的魅力顯露無遺，有段時間，網絡上流傳電視主持人的口誤集錦，網友對此抱有寬容和理解的態度，口誤的存在，反而增加了直播的可信度。

在互聯網進入大多數家庭之前，電視直播的即時性與真實性，已初步具備後來網絡傳播的部分特徵。除了速度快、現場氛圍強之外，直播因不可剪輯與更改而帶來直觀呈現的真實性、即時性，使觀眾初步體驗了信息平權給自己帶來的存在感。但有一點，無論電視時代的直播有多發達，觀眾總是被動接受的一方，很難實現與播出平台、內容、人員的互動。哪怕到了手機短訊時代，人們通過手機投票、短訊留言的方式參與電視直播，也依然構不成基本對等的交流。在互聯網發展過程中，論壇貼主、博客與微博的博主、公眾號作者、視頻平台UP主，在不同階段擁有了不一樣的內容製造、生產與傳播權，在互動方面初步掌握了從未有過的主動性，後來伴隨寬帶普及而來的網絡直播出現，普通人才真正實現了完整的互動體驗。

同樣是網絡直播，專業人士與普通人的直播，有着很大的區別。近年來莫言、余華、劉震雲等專業作家所參與的直播，是一種有策劃、有形式、有節奏的直播，通常他們的直播會配備一名主持人以及多名出鏡或不出鏡的助手，這樣的直播，更像是電視訪談的變體；一些學者、大學教師、戲曲專業團體從業者的直播，也與著名作家們的直播相似，有的備有台本或大綱，有的是將日常備課或演出轉移到直播間，在有娛樂感的同時也不乏專業感。

多數普通人的直播，則有很強的隨意性，無劇本，無濾鏡，不在意時間、節奏、形象、美感等，有的主播會對着鏡頭沉思、發呆，有的主播只展示自己的勞動場面（如割豬草、捕魚、掰玉米等）卻極少說話，但即便如此，仍有不少主播走紅，成為擁有大量粉絲的知名主播，如四川合江的「鄉村直播清流」劉金銀，重慶合川的「按豬女孩」呆呆，浙江海鹽直播劈柴的村民，河北石家莊用一隻手和水泥、砌磚、扛沙袋的獨臂青年陶津津……這些普通人通過直播所展示的生活狀態，符合「接近美、感受美、參與美」的直播定義，即便未能說出深刻的觀點和易於傳播的金句，人們依然能夠聽到他們的心聲，看見他們的生存狀態，並且從中得到強烈的情感共鳴。這些普通人出身的主播，通過直播獲得打賞、帶貨分成等收入，也被認為是理所當然，其中不少主播（如四川南充的阿梓，重慶涪陵的古佳燕），還利用自己的名氣，幫當地農民銷售農產品，更是贏得了網友的尊重。這些例子證實，唯有圍繞「美與善」這一核心，直播才能延續其生命力。

相比於專業人士，直播給普通人改變命運帶來的機遇更大。在任何時代與社會背景下，專業人士總是能夠較為容易地找到舞台與關注，而普通人受環境（教育、地理、傳播等）的限制，往往難以找到改善自身境遇的關鍵點。一部普通的手機，和一個只需簡單註冊的賬號，使普通人推開一扇在過去看來頗為沉重的大門——在這個時代被看見，是直播賦予普通人最大的權利，「每個人都能出名十五分鐘」是早期互聯網的名言，而在直播時代，普通人獲得關注的門檻已降至「每個直播間都能有十五個粉絲」。有時只需耐心堅持，屬於普通人的機遇自會降臨。當然，在肯定普通人通過直播獲得關注的同時，也需警惕將個別成功案例泛化為普遍路徑的認知偏差。

「人人都是主播」的現象，會造成直播道路上的擁擠。大量的重複以及不可避免的亂象，會影響直播的名聲。但直播的價值和意義，在當下仍然值得去深入觀察與探討，畢竟，直播鏡頭裏所展現的人間煙火、生活滋味、世情百態，有着彌足珍貴的美與善意，唯有這些，才能真正讓直播這條路變得寬闊又長遠。



◀農戶在黑龍江省寧安市渤海鎮上官地村的「石板稻田」間進行直播。 新華社

圖案藝術

英倫漫話

江恆

通常紙幣圖案設計需要在美觀和安全性之間取得平衡，同時也要體現一個國家的特色。以英國的英鎊為例，圖案以歷史人物為主，在上世紀七十年代，莎士比亞成為除君主外首位登上英國紙幣的人物，目前以英鎊面值升冪排列的紙幣圖案依序為：邱吉爾、珍・奧斯汀、JMW・特納和艾倫・圖靈。

但這種情況在今年底將有天翻地覆的變化，早前英國央行進行的一項民調顯示，高達六成的民眾投票支持「自然與野生動物」主題，擊敗了歷史人物與歷史建築，也從側面證明英國人對歷史的依戀程度可能不如人們想像的那樣深。與此同時，由野生動物專家組成的團隊篩選出一份十八種英國本土候選動物名單，分為哺乳類、鳥類、兩棲與昆蟲魚類，如大蜂、倉鴞、海鸚和刺蝟等，開放民眾上網或致電投票哪四種動物可以登上英鎊紙幣。結果已公布，接下來將由英國央行行長最終拍板定案，分別由誰印上五英鎊、十英鎊、二十英鎊和五十英鎊紙幣。

對於曾帶領英國走過二戰的前首相邱吉爾，未來將從英鎊紙鈔上被替換，不少英國人不願接受，認為是「忘記歷史、抹去傳統」。但在英國央行看來，紙幣更換成自然主題也有不少好處，比如選擇野生動物的爭議性更小，雖然四種動物可能無法讓所有英國人都滿意，但至少可以避開圍繞「誰或什麼能夠代表英國」這一話題而引發的「文化戰爭」。

事實上，英國並非唯一持有這種觀點的國家。根據權威鈔票設計機構早前的調查顯示，目前很多國家在紙幣設計上，都越來越多地將風景、野生動物和國家象徵取代或搭配歷史人物，原因是共用的自然或文化遺產比肖像更容易減少分歧。歐洲央行（ECB）自二〇〇二年歐元發行以來也首次對其紙幣進行重新設計，並替換現有的建築圖案，理由是人們希望新設計避免可能引發爭議、分裂或冒犯性的圖案。

值得一提的是，自然主題一直是紙幣圖案的熱門選擇，部分原因是自然景物的複雜性使其難以偽造，這與濃密的鬍鬚和褶邊繁複的服飾至今仍廣受紙幣印刷歡迎的道理相同。比如英國在二戰期間開始採用具象繪畫，以對抗旨在偽造英鎊的納粹德國「伯恩哈德行動」，這段歷史後來在電影《偽鈔製造者》中被戲劇化地展現出來。

從藝術角度講，紙幣也為創意提供了更大的發揮空間。傳統上，紙幣圖案往往取材自君主、紀念碑、風景以及政治和文化領袖。比如十九世紀末，古斯塔夫・克林姆特曾為奧匈帝國銀行設計過前衛的紙幣圖案，但卻因「缺乏吸引力」而被否決，當時洛可可風格的紙幣設計更為流行，其圖案包括圓潤的小天使、肌肉發達的男子、身着長袍的慵懶女子以及繁複的裝飾。

儘管如此，紙幣的設計也反映了藝術和設計史上的趨勢。新藝術運動和裝飾藝術風格紙幣設計的典型代表出現在上世紀二三十年代，當時惡性通貨膨脹衝擊了德國銀行體系，許多城鎮開始發行自己的貨幣。此外，紙幣也具有鮮明的民族特色：法國紙幣的標誌性風格——以寓言式的人物形象和柔和的粉紅彩色調為特色——是由呂克奧利維耶・梅爾松和塞巴斯蒂安・洛朗等藝術家在二十世紀初確立的。同時，紙幣的設計仍然相對傳統。很少有國家像挪威那樣大膽創作獨特的抽象圖案，如今雖然精細的蝕刻細節是透過數碼技術製作的，但這仍然是一門獨立的技藝，需要多年的訓練才能精進，最終呈現出的成品依然保留了人們對紙幣的那種精細雕刻質感。

正如英國專欄作家黛比卡雷所說，為何英國民眾希望選擇自然作為紙幣主題？除了人們渴望回歸自然之外，也包含用這種形式來象徵性地紀念逝去，特別在電子支付日益普及的今天，實體紙幣使用率逐年下降，紙幣某種程度上正從「日常交易工具」轉變為「文化紀念品與收藏品」。因此，採用視覺效果更鮮明、親和力更強的自然圖案，也順應了紙幣功能角色的演變。除此之外，將瀕危或具代表性的本土物種印在貨幣上，能將生態保護意識融入民眾的日常生活中，並更好地展示自然的多樣性。

緬懷與告慰

——紀念孫中山先生誕辰一百六十周年

人與事

丘樹宏

小小翠亨村／赫赫有英名／面朝浩浩蕩蕩太平洋／背靠泱泱華夏五千年文明／蔚藍南海慣看潮漲潮落／悠悠珠江歷經滄海桑田。

小小翠亨村／走出一個人／仰首海上東方朝陽出／冷看千年帝制正日薄西山／振興中華驚醒龐然睡獅／走向共和開闢神州前程。

第一章　又到翠亨村

南海潮聲繞翠亨，百年風雨憶先生。

百餘年前的珠江岸，小小村落隱在榕影深，青石板路印着少年的足印，酸子樹下刻着理想的根。那時的翠亨，是海角一隅的小天地，村民們守着半畝薄田、幾葉帆影，望着伶仃洋上的霧色沉沉，沒人料到從這青磚矮屋裏，會走出一位要把舊時代乾坤重整的偉人。他揣着「改良祖國、拯救同群」的初心，從村頭的榕樹下啟程，踏過萬水千山，把「振興中華」的吶喊，傳遍了華夏的每一寸晨昏。

今日重訪翠亨村，滿眼風光皆換新。中山市從舊日香山縣的舊影裏抽身，成了宜居宜業的嶺南名城；翠亨新區的高樓接雲，產業園裏的創客們腳步不停，深中通道如銀線穿波，把廣深的活力與這裏緊緊相牽。「小小翠亨村，走出一個人」，朗朗的歌詞伴着海風漫過村門，老榕樹的濃蔭裏藏着舊時光的溫存，新鋪的綠道上往來着笑語頻頻。先生當年站在門前望海的眼神裏，曾滿是迷霧與思忖，如今我們站在同一處，看見的是千帆競渡、萬象更新；他當年埋下的理想種苗，早已長成了枝繁葉茂的綠蔭。



▲香港中山紀念公園。 香港中通社

第二章　龍行港珠澳

古驛道上草色青，當年先生步不停。

從翠亨到澳門，山徑蜿蜒繞山嶺，伶仃洋上浪不停，從前沒有長橋跨波心，遇上風浪阻行程，數日漂泊難登岸，望洋興嘆意難平。先生望着翻湧的浪濤，心底的祈願比海深：若有通途連三地，何愁華夏不振興？那時的設想落在紙頁間，曾被人當作虛言空論，誰能料到百年後，一道長虹臥波生。

今日驅車駛過港珠澳大橋，風捲着海韻撲衣襟。珠海從邊陲漁鎮長成了花園新城，情侶路旁的勒杜鵑紅似雲；橫琴合作區裏粵澳攜手共進，年輕的創業者在這裏扎根；澳門的老巷裏杏仁香陣陣，大三巴前的遊人笑盈盈。

「一橋舞長龍，龍行港珠澳」，鏗鏘的歌聲順着鋼索飄向雲頭，古驛道上的荒草成了今人尋蹤的步道，當年顛簸半日的航程，如今幾十分鐘便可暢行無憂。三地的燈火連成一片星河，山海不再是阻隔的鴻溝，先生當年盼望的互聯互通，早已成了日日上演的錦繡春秋。

第三章　伶仃洋上唱大風

伶仃洋上起雄風，濤聲萬里勢如虹。

當年先生在《建國方略》裏落筆從容，要在南海邊建起連通世界的「南方大港」，讓華夏的貨物暢行四海，讓中國的名字響徹寰中。那時的伶仃洋上，外輪的汽笛聲聲，中國的航運處處受制，這樣的藍圖曾被人視作空想幻夢。誰能想到百年後，大灣區的海岸線上萬港齊興：廣州港、深圳港、香港港、珠海港吊機高聳，萬噸巨輪穿梭如織，集裝箱堆疊成山；白雲機場、寶安機場的銀鷹掠過長空，把嶺南的風捎向全球的每一座城。世界最大灣區、最強灣區、最美灣區的輪廓日漸分明，智能製造的燈火徹夜通明，濱海綠道上的跑者迎着風前行，粵韻聲聲漫過午後的晴空。

「南海浩瀚飛蛟龍，伶仃洋上唱大風」，豪邁的歌聲伴着浪濤聲聲，先生心心念念的「南方大港」早已傲立潮頭，「北方大港」在渤海灣邊攬盡長風，「東方大港」在東海岸邊接住朝暉萬重，一個個世界級港口撐起了華夏開放的骨架，讓中國與世界緊緊相擁。

從辛亥革命一聲槍響，封建帝制土崩瓦解，中國人民醒起來，掙脫了千年的沉重枷鎖；新中國成立禮炮轟鳴，中國人民站起來，在廢墟上建起了嶄新的乾坤；改革開放春風浩蕩，中國人民富起來，小康的煙火暖遍了千村萬屯；新時代中國式現代化大步前行，中國人民強起來，向着民族復興的目標勇毅飛奔。

從先生當年振臂高呼「振興中華」，到今天我們向着中國夢的彼岸奮進，你在暗夜裏點燃的火種，早已燃成了照亮山河的萬丈光明。先生你看，嶺南大地高鐵穿雲，萬家燈火夜夜長明，每一個人的眼底都盛着安穩的笑意，每一寸土地都生長着蓬勃的生機。你當年所有的奔走與期盼，所有的熱血與赤誠，今天都化作了眼前的錦繡前程。潮聲不息，山河安寧，所有的一切，皆如你所願，皆遂你平生。

功夫不負愛書人

黛西札記

李夢

今年深圳讀書月在全球最大實體書城「灣區之眼」揭幕，二千七百多場活動次第展開。過去三年，香港出版人參與深圳讀書月，每年均有不同主題：二〇二三年首次組團，發布《深港「共讀雙城」共識》，「香港出版雙年獎」與「深圳讀書月年度十大好書」首次聯展；二〇二四年以「故宮館藏×香港非遺」為題，展示傳統文化脈絡；去年以「字」為線索，於字裏行間漫遊雙城。今年，則是人們耳熟能詳的功夫。「香港功夫世界」展覽暨書展正在福田某大型商業綜合體展出，策展人趙式慶說，近七十年間各地武術匯聚香江，傳統與精神代代傳承。場內數部舊式電視機播放黑白功夫影片，與展板上的往昔影像與展場內港版圖書呼應，瞬時將觀眾帶入俠影柔情快意江湖的世界。

觀展之餘，亦可參與三十多場「悅讀香港」作家分享和工作坊。上周日，我在聯合書店・本來藝文館主持兩場「悅讀香港」講座：上午是英國皇家歷史學會院士連家駿博士分享新作《被遺忘的香港管樂史》，從檔案、舊照與口述歷史中，回溯香港管樂發展，兼及社會變遷及嶺南文化交流；下午是香港著名文史學者鄭培凱教授由王陽明的「致良知」與「知行合一」講到泰州學派的「赤子良知」，再到湯顯祖如何受到陽明心學啟發，將「至情」寫進傳世名作《牡丹亭》。

專家分享確實精彩，更令我難忘的是台上台下互動。鄭培凱教授講座全場爆滿，他娓娓道來、深入淺出，讓聽眾直呼過癮，而即便是香港管樂歷史這樣相對小眾的講題，亦吸引三十多位藝術愛好者到場聆聽，其中不乏正在學習吹奏色士風和小號的少年。互動環節，台下聽眾踴躍：有人追問當年的管樂團為何以男性樂手居多；崑曲愛好者從自身學戲聽戲經驗講開來，談到細讀文本幫助自己更好理解劇作者創作初衷；也有年輕人從《牡丹亭》中杜麗娘勇敢追求愛情的故事出發，分享自己如何受到啟發並追求自主的人生……原來所謂「雙城共讀」，並不限於靜態的紙頁間，而是活潑的、生動的，在這樣探討交流的美好瞬間延展而來。

香港首個五年規劃提出深化與內地人文交流。宏大的敘述和願景，還是要落在一件件具體的事上，比如一場展覽、一本書、一次對話和一場由遠及近的相逢。